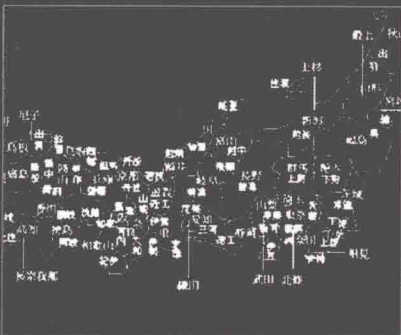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〔卷二〕

(应仁之乱—吉田郡山保卫战)

# 英雄黎明

万邦咸宁 著



了解日本，必从了解日本战国开始



国内全景式描写日本战国乱世第一书  
畅销书作家**马伯庸**、**赤军**、**陈杰**、**樱雪丸**等强力作序推荐

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〔卷二〕

（应仁之乱—吉田郡山保卫战）

# 英雄黎明

万邦咸宁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. 1, 英雄黎明 / 万邦咸宁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 
2014. 7

ISBN 978-7-80766-846-6

I . ①最… II . ①万… III . ①日本—中世纪史—战国时代 (日本)  
IV . ①K313. 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4338 号

**责任编辑: 郑作民**

**封面设计: 天之赋**

**责任技编: 刘振华**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 14 号楼 3 楼 邮编 510640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 tourpress. cn

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

(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260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[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]

---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## 研究日本战国史的趣味性

赤 军

古往今来，世界上产生过数不尽的国家和民族，各自书写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，都值得我们去了解，甚至去研究。只是简单的娱乐也好，作为殷鉴也罢，只要自己喜欢，那都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。

喜欢的前提当然是有趣，而我就要说，日本的历史确实是非常具有趣味性的。在东亚历史上，日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异类，它局促于小岛之上，而又并不缺乏学习精神，就使得日本文化深受大陆影响，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。朝鲜、越南，可以说学自中华的文明多，自身保存的传统文明较少，或许正因如此，近代以来一意脱离中华影响，甚至连文字都彻底改掉了。但日本不同，日本传承了中华之肌皮，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筋骨，或许在今天的我们看来，因曾经的敌对关系，日本是最值得仇视的国度，但也因文字的神似、文化的形似，日本文化是最接近于中华正统的亚文化。正是因仇视和亲近的情感相互交织，才使得日本的历史，在中国人看来确实趣味无穷。

尤其是15、16世纪的战国时代。有人鄙称，那不过是村长之间的械斗而已。确实，就疆域而论，日本的一州（国），不过中国之一县，一郡不过中国之一乡，一郡之内各称豪雄的豪族、地头们，也不过中国某乡中一个个小小的村长罢了。然而村与村之间的械斗，亦未见得无可观之处，就如同深入研究中国一县之历史，则豪强之间的纷争、村庄之间的械斗，也是梳理发展脉络之重要环节，不可随意忽视。

更何况若论人口密度，日本也不在中国的中原地区之下，战国时代，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固然无日止息，更大规模的战争却也并非绝无仅有。比方说一般认为战国开端的“应仁之乱”，仅京都一地的战斗，东、西两军便各投入十余万众——即便其中武士寥寥，多为亦耕亦战的农兵，亦不可以械斗视之。再比如晚期的丰臣秀吉小田原征伐，总兵力约二十一万，号称三十万；关原之战，东军八万余而西军七万余。

相比之下，同时期的明朝宁夏之役，动用官军亦不足十万，而较晚一些席卷大半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，初始时天主教同盟亦不过出兵两万五千而已。则日本战国时代

的战争规模，又何小之有呢？

除战争颇有可观外，当时日本的社会形态、政治、经济，亦皆趣味无穷，值得爱好者去了解，去研究。只是横亘在爱好者和历史真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，那就是战国乱世，群雄并起，千头万绪，很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，只究细节，很容易使人堕入五里雾中，莫名所以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本中文书的出现，便非常有其价值了。本书从武士的崛起为开篇，简述了镰仓和室町的辉煌以后，便转入乱世的导火索“应仁之乱”，就此以通俗的笔调、简洁的脉络，将这百余年的战乱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战国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，三大幕府——镰仓、室町、江户——总体而言是皇室的权力越来越小，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，武士成为全社会的领导阶层，而战国长年之动乱，便促成了这一变化的最终完成，其影响力直接使日本迈入近代社会的“明治维新”。我们不得不说，要了解近代日本，必深究古代日本；要了解军国主义的日本，必深究武士时代的日本；要了解昭和时代，须深究明治、大正时代；而要了解明治、大正时代，亦不得不对战国时代有所认识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这套书便更有其不俗的价值了。

## 知日对中日交流大有裨益

马伯庸

从卑弥呼遣使通魏王以来，中日交流已经两千年。这两千年里，文明呈现出对向流动的态势。先是大陆文明向岛国文明进行输出，以唐宋为高潮；到了明清之际，这种流动趋于静止。近代之后，日本率先开国，进而跻身列强之列，文化传播开始逆向而动，中国反过来成为日本的学生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虽然一直跟日本有着不解之缘，可对我们这位老邻居始终还是不太了解。相比起日本人对中国不遗余力的研究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始终还不够深入。只要走进两国的书店，看看是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的书多，还是中国书店里关于日本的书多，就可以知道。

日本是我们的邻国，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，还曾经是我们的敌人。对于卧榻之侧的这个邻居，我们不该表现漠然，应该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，用执着的态度去钻研，用严谨的方式去思考。知此知彼，方能对中日交流有所裨益。无论你对日本的态度是怎样，知日应该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。

日本战国史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。且不说它对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纯粹从趣味的角度去看，也充满了魅力。我当年最早是通过玩相关题材的电子游戏，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后来觉得玩游戏不过瘾，又想去找相关的资料，结果发现关于日本战国的中文研究著作非常少，偶尔有那么几篇，也是隔靴搔痒，不够详尽。幸亏当时已经有了网络，靠着网上爱好者的翻译和交流，算是有了一知半解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意识到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态度真的很不够，需要全方位地推进、扩张、深入。

所以这套书的出版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。它用一种相对不那么学术的轻松口吻，把日本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介绍给读者。说不定其中有些读者就像我一样，被激发起对日史的兴趣，自发地去学习。这样的人多了，就可以形成知日的风潮，推动中国的日本学向前发展。



## 第一章 波乱的涟漪

- 001 | 阴阳师的预言
- 007 | 应永之乱
- 010 | 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威胁
- 015 | 关东乱世的源头——禅秀之乱
- 020 | 义持的“战争”

## 第二章 将军的头颅

- 023 | 迷雾般的抽签
- 025 | 关东再乱
- 029 | 万人恐怖
- 031 | 足利持氏之死
- 035 | 死于巅峰

## 第三章 一锅粥

- 041 | 有志的青年将军足利义政
- 043 | 关东三乱
- 049 | 恶妻与草包
- 055 | 乱象

## 第四章 应仁大乱

- |     |  |          |
|-----|--|----------|
| 061 |  | 将军的“家骚动” |
| 066 |  | 火星的迸发    |
| 069 |  | “花之都”的浩劫 |
| 077 |  | 没有休战的休战  |

## 第五章 北陆的国主

- |     |  |        |
|-----|--|--------|
| 080 |  | 大乱所带来的 |
| 084 |  | 越前的先驱者 |
| 089 |  | 越前还乡团  |
| 092 |  | 信徒之国   |

## 第六章 钩之阵

- |     |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|-----------|
| 100 |  | 东山月冷      |
| 104 |  | 将军的敌人——六角 |
| 107 |  | 甲贺忍者      |
| 111 |  | 黄花逝去      |
| 115 |  | 明应之乱      |



## 第七章 箱根坂的云

122		伊势盛定的用心
126		太田道灌
129		蝉鸣
132		花开两朵
138		英雄之死，梟雄之生

## 第八章 闯关东

142		讨伐伊豆
146		智取小田原
151		上杉的悲剧
156		油壶湾

## 第九章 半将军之死

163		细川政元的第一颗炸弹——朝仓景总
169		细川政元的第二颗炸弹
173		“拆弹专家”朝仓教景
177		细川政元扔向自己的炸弹
180		自毁

## 第十章 双雄大内义兴和尼子经久

184		树靶子的学问
192		来自出云的狼
196		船冈山合战
201		宁波争贡事件

## 第十一章 夹缝中的名将毛利元就

205		要饭的少主
212		有田之战，雏鹰展翅
216		经久的阴谋
219		毛利元就的扩张

## 第十二章 百万一心

227		石见银山，导火索
231		吉田郡山保卫战
236		西国无双的侍大将
240		悲惨的出云远征
243		浸血的“二川”

## 第一章 波乱的涟漪



### 阴阳师的预言

战争有时，正如和平有时。

这两样东西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，宛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无论人们如何赞美和平，还是如何咒骂战争，但实际上和平不过是升华的魔鬼，而战争则是堕落的天使罢了。时代也被战争与和平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治世和乱世。这时，悖论再次展现出来，正如平民喜欢治世那样，英雄们都更渴望在乱世中崭露头角，君若不信的话，试看古往今来的所有英雄史诗，人类精神力量的源头，有哪一个能脱离得了战争和乱世的背景？无论是古希腊的《伊利亚特》，还是法兰克的《罗兰之歌》，或是日耳曼的《尼伯龙根之歌》，莫不如是。人们狂热崇拜那些穿着铠甲，举着象征荣耀的彩旗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带着忧郁的眼神在荒野上踟躅而行的武士。这些人在诗人的笔下，出现的频率和隐士、农夫一样高。

所以，如果战争是魔鬼的话，又有几个可怜的人能抵挡得了魔鬼的诱惑？

15世纪到17世纪的日本，就是这样一个属于英雄和战争的乱世。

1399年，日本的应永六年，14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，九月的夜空下，京都阴阳寮中，阴阳师安倍有世正望着天际喃喃自语，随后回到屋子里，用笔做了以下的记录：“南面天空出现客星，太白星（金星）与荧惑星（火星）相交，主九十日内，天下必有大战乱，血流遍地。”

安倍的预言汇报给朝廷后，引起的反应却十分的冷淡，即便有战争，那也和朝廷没有什么关系。日本的中世纪，世俗权力是掌握在名叫“武士”的军事贵族



手中的，这些人原本与大多数朝廷贵族一样，居住在京都侍奉天皇。

后来，佛教传入日本，上至大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视杀生为大逆不道的事情，“操弓矢之道”被视作断子绝孙的勾当。最后，只有在争权中失意的，或品级太低的中小贵族，拿起了杀生的弓箭与大刀，离开京都前往各地，替朝廷镇压盗匪、海贼，或驻防边陲与异族作战，干起了大贵族不愿意干的营生。这些人及其家族，就被日本朝廷授予了“杀人执照”，成为了世袭“兵”职能的阶层，这就是后世的武士。因这些军事贵族的品级很低，一般在六位之下，当时也叫作“侍”，意思是侍奉高级贵族（公卿）的下级官僚。

最初武士并不被中央政权看重，往往被看作是朝廷或公卿的走狗与爪牙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原先来自中央的武士，因血统要远比所在地的土著高贵，加上许多还是天皇后裔，所以得到了土著心悦诚服的效忠，两者逐步融合，形成上下级关系严密的“武士团”。血统高贵的武士成为“栋梁”，而他们的庶子、扈从和下级则成为“郎党”。

当时有两大武士家族最为荣耀，清和天皇的后裔源氏（清和源氏），桓武天皇的后裔平氏（桓武平氏）。平安朝（794—1192年）后期，即公元十一世纪末，清和源氏中又以河内源氏（清和源氏的分支，以其家族庄园位于河内国而得名）风头最劲，河内源氏的源赖义、源义家父子，替朝廷镇压了奥羽地区（位于



平安朝末年的武士团，乘马的为“栋梁”，而步行的多为下级“郎党”，体现了武士团内部秩序的森严

日本东北)的安倍氏、清原氏叛乱,赢得关东众多武士团的效忠。

而桓武平氏的一支,根据地伊势伊贺的伊势平氏,也通过投靠白河法皇得势,后来者居上,在关西拓展了势力,垄断了日本和宋朝的贸易。最终,河内源氏和伊势平氏展开了宿命对决,先是伊势平氏的梶雄平清盛击败了河内源氏,在京都六波罗创建了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“平氏政权”,独断日本乾坤。而后,河内源氏的源赖朝(1147—1199年)却得到了关东诸源氏的支持而卷土重来,在著名的“源平合战”中攻灭了平氏政权,被朝廷册封为“征夷大将军”,在关东建立了由武士掌控的,独立于朝廷之外的镰仓幕府,天皇的统治只剩下象征意义,日本进入了武家政权的时代。

源赖朝死后,镰仓大权落入了外戚北条氏手中,北条氏统治延续了一百多年,最后被不满其统治的武士推翻。这时,日本九十六代天皇后醍醐(1288—1339年)准备乘机结束武家政权,复兴日本皇权,搞了一个“建武新政”。被新政触犯利益的关东军阀、河内源氏的后代足利尊氏(1305—1358年,其家族庄园在关东下野国的足利庄),起兵反叛新政,击败了后醍醐和他的部属,夺取京都就任将军,创建了日本第二代武家政权“室町幕府”。不甘心失败的后醍醐,跑到了大和国的吉野,自立一派皇朝,继续和拥戴光严天皇(这位天皇和后醍醐分属两脉皇统,即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,轮流践祚)的足利尊氏相对抗,后世史学家便将后醍醐的吉野皇朝称为“南朝”,将室町幕府拥护的京都皇朝称为“北朝”,两朝各自得到一批武士团拥戴,混战不休,这便是日本的“南北朝时代”。

南北朝的动乱,除了两个皇朝间的对峙,更主要的是室町幕府“守护大名”的崛起,“大名”原意指占有广大田地的“名主”,这时指日本各地势力强大的武士团领袖。足利尊氏出于对南朝作战需要,离不开这些大名的支持,便将幕府的役职“守护”颁发给他们。“守护”本是源赖朝设立的幕府头衔,一国(国是古代日本的行政区域,共有六十六国)一般设立一名,负责统率当地的武士。到了室町时代,守护大名们利用幕府的头衔,获得了任职国的统治权,成为了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。南北朝时,这些守护大名更是利用乱局,随意站队,今天高兴了跟着幕府去打南朝,明天不高兴了就投奔南朝去打幕府。足利尊氏和足利义詮两代将军当政时,京都好几次被叛乱的大名攻陷,足见守护大名的跋扈嚣张。

所以,室町幕府自建立的那一刻起,就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。

不过这一切到了三代将军足利义满(1358—1408年)时大有改观,这位精通



权谋和将略的将军，运用娴熟手腕，在朝廷和幕府极大加强了将军的威信，积极与南朝作战，取得了许多胜利，开创了室町幕府的黄金时代。足利义满还利用守护大名内部的矛盾，将其各个击破。在义满主政期间，先后击败了有力大名美浓土岐氏（“土岐康行之乱”）、山阴山名氏（“明德之乱”），并得到朝廷的内大臣、左大臣的高位，让将军的威权达到巅峰。所以，当阴阳寮占卜的结果出来时，朝廷各位公卿的冷淡也在情理之中——普天之下，还有谁敢挑战足利义满的权威呢？

不过，安倍有世的占卜还就是这么准，三个月后，日本果然发生了一场大动乱，史称“应永之乱”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，距安倍有世占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一名风尘仆仆的禅僧在几名武士的护送下朝临近京都的堺港（今日本大阪府的堺市）赶去。堺港位于古日本摄津国、和泉国与河内国的交界处，由此得名“堺”，因交通便利，在古代极其繁华，是海外贸易的最大吞吐口。不过这时堺港的海面上，却不见了熙熙攘攘的景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肃杀，都市被改筑成守备森严的军营和



日本古代五畿（山城、大和、摄津、和泉、河内五国）七道（东海道、北陆道、东海道、山阴道、山阳道、南海道、西海道）六十六国图

堡垒，一队队武士和足轻在堡垒外巡逻，如临大敌。这名禅僧来到堺港门外，便自报身份：“我乃僧人绝海中津，此行前来劝说西国大名大内义弘进京觐见将军，双方和解的。”

大内和足利义满间的过节，绝海中津在出发前就已知道得非常详细了。

山名氏在“明德之乱”后走向败落，大内氏一跃成为了日本西部最强大的守护大名，大内氏和许多土生土长的武士团不同，他们自认是“渡来人”身份，其祖先为朝鲜百济圣明王（百济王国第二十六代国君，523—554年在位）的三皇子圣琳亲王。圣琳亲王来到日本，在周防国的多多良滨上岸，在此地定居下来，繁衍后代，后代便自称“多多良氏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多多良氏成为周防当地的一大豪族，并世代在周防国府里担任官吏。平安朝末年，担任“周防介”（日本古代官职名，一国最高长官为“守”，次官为“介”）的多多良盛房，把家族迁徙到周防吉敷郡的大内村，将苗字“多多良”改成了“大内”。

镰仓幕府建立后，大内氏帮助源赖朝追讨平氏残党有功，被授予长门国部分领地，并成为镰仓的“御家人”（原意是将军殿下的家奴，一般是镰仓政权下的有力武士才能拥有的身份）。到南北朝时期，效忠南朝的大内氏获得了南朝下赐的“周防守护”职位，讨灭了北朝的“周防守护”鹫头弘直，甚至还攻入了九州丰前国。对大内氏头痛不已的足利尊氏，以任命其家督大内弘世周防、长门两国守护为条件，才换取了大内氏对北朝的降服。足利义满当上将军后，为剿灭南朝在九州的势力，曾派遣今川了俊为“九州探题”，率领军队进九州平叛。今川了俊兵力有限，战事主要倚重当时的大内家督义弘。勇猛善战的大内义弘还在其后的“明德之乱”中立下战功，继续获得足利义满的加封，兼任周防、长门、丰



大内氏的家纹“花菱”，也叫“唐菱”。日本武士大部分自称是古代四大贵族“源平藤（藤原）橘”的后代，但像大内这样自称百济王子后代的家族在日本也有不少，被称为“渡来系”



前、石见、和泉、纪伊六国的守护，权势达到鼎盛。

后来，足利义满一看，自己好不容易讨平了土岐和山名，哪知又捧出了大内这么个怪物来，为遏制大内氏的膨胀，他下一步自然要拿义弘开刀了。

其实，绝海中津还知道，义满和大内义弘的矛盾，还有一个贸易财富的问题。大内的根据地周防国距朝鲜半岛很近，所以一直在搞海上贸易。大内义弘曾镇压了一批在朝鲜为非作歹的倭寇，得到了朝鲜国王的感激，义弘乘机给朝鲜国王写了封信，上面说：“大内氏的祖先，就是百济国的圣琳皇子啊，和你们朝鲜也算兄弟之国，不如你们让块靠海的地盘给我，大家以后贸易起来更方便。”虽然朝鲜国王并没有给大内义弘自由港，但也默许了朝鲜充当大内与明帝国贸易的中转站。这样，大内氏对外出口硫黄、武士刀、扇子及玳瑁，换来中国和朝鲜的瓷器、书籍及最重要的永乐通宝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，又用这些财富，投资自家的据点山口城，将其建设得富丽堂皇，从而山口城成为融合中、朝、日三国文化的繁华之都，号称日本“西之京都”。

大内通过海上贸易肥了起来，这让足利义满眼红不已，他想让室町幕府垄断日本和明帝国的贸易，那么大内氏自然就是最大的绊脚石。



足利氏家纹——二引两

应永元年（1394年），足利义满将征夷大将军之位让给了长子足利义持，自己去当朝廷的太政大臣了，继续操纵幕府大权。次年，义满又辞掉了太政大臣，剃度出家，法号“源道义”，这时和义满还处在蜜月期的大内义弘也追随上级领导一起出家。但不久后，义满开始营造美丽奢华的“北山山庄”，要求诸国守护大名出人出钱。本来义满认为，富得流油的大内义弘怎么也该从牛身上多拔几根毛出来，谁知义弘拒绝得异常干脆：“武士靠的是弓矢（意思是上战场杀敌），而不是用钱财来表达对主君的忠诚。”义弘一个子儿也不愿意出，这让足利义满



很是不高兴，两人的裂痕就此产生。

应永五年（1398年），朝鲜国派来使者，第一站就停留在“兄弟之邦”——大内氏的山口城，赠送了大量礼物给义弘。幕府前管领（室町幕府内最重要的役职，相当于将军的首辅）斯波义将乘机对义满说：“大内义弘接受朝鲜的贿赂，意图不轨。”足利义满也早看大内不顺眼了，便借坡下驴，要求大内义弘到京都来谢罪。当时坊间纷纷传言义满会在义弘进京时，剥夺义弘和泉、纪伊的守护职位，还有的说义满会趁机把义弘诛杀掉。感到极度不安的大内义弘多次拒绝命令，死活不肯来京都，甚至在应永六年（1399年）九月，率领大军来到堺港，对京都虎视眈眈。所以，足利义满才派来了绝海中津面见义弘，做最后的和平努力。



## 应永之乱

绝海中津是“京都五山”（镰仓时代，日本仿效南宋的五山制度，在日本京都和镰仓分别选出五所最权威的寺庙，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）的得道高僧，还曾渡海去过大明，得到过洪武帝的亲切接见。原本相国寺在京都五山中是名列第二的，但绝海中津担任该寺的住持后，足利义满亲自下令，将相国寺升为五山第一。所以，像绝海中津这样的角色，日本上下没人敢不给他面子的，没经过什么曲折他便见到了堺港的大内义弘。

绝海中津不是个巧舌如簧的人，喜欢有一说一，猛将大内义弘也是如此性格。所以一见到义弘，绝海中津就转达了义满的意思：“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，世间的流言大内殿下切不可放在心上，还是早日入京觐见主君（指义满）为好，一旦忤逆了上意，到时玉石俱焚，贫僧窃为殿下不值。”

大内义弘却有些激动，开始向绝海诉说起冤屈来：“想当年，主君为平定九州，派遣今川伊予入道（即今川了俊）为九州探题，当时今川殿下的人马不过三百余骑，是我大内义弘，虽然当时只有十六岁，但也集合了全族四千精兵，跟随今川殿下东征西讨，二十年间打了二十八场血战，讨平九州。‘明德之乱’时，又是我义弘率两百精兵远赴京都，负伤两处不下火线，替主君击败了叛贼山名氏清。就在去年，九州的少貳氏叛乱，又是我义弘在第一时间派舍弟满弘赶赴战场，结果舍弟壮烈战死！”说到这里，义弘越来越激动，“我大内义弘这三十年，是对幕府、对主君尽忠尽节的三十年，是战斗的三十年，是光辉的三十